

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市八宿县，有一个叫叶巴的村子。村庄在怒江边上，“挂”在江边的大山山腰上，因为地处干热河谷，海拔不到3000米，所以很适合高原作物生长。虽然山高谷深，道路艰险，但许多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，也造就了一方隔世而居的天地。

2011年底，我受命带队前往叶巴驻村，开展强基础惠民生活活动，这也是西藏脱贫攻坚战的序幕。彼时的叶巴村，不通电、不通电话，乡村公路刚刚修到村口，吃水靠水沟，做饭需砍柴，跟现代生活还是有一些距离。记得我们第一次进村，单位购买了发电机这样的大件和各色罐头、大米、挂面、方便面、种种调料等给养，昌都市（当时还是昌都地区）和八宿县“强基办”给我们配备了生活必需品，包括折叠床、折叠椅、烧柴的灶具、锅碗瓢勺，还有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时中央代表团赠送的高压锅和手提太阳能灯。各人也都做了充分准备，被褥服装鞋帽自不必说，常用药品、手电蜡烛、书籍零食，还根据过去野外生活的经验，买来了防跳蚤蚊虫的沙姜粉。这么说吧，大概除了搬不动的房子和带不走的电、自来水，该带的都带了。在村委会安顿下来之后，发电机因为燃料无法接续，仅用了几次便只能置之旁。

叶巴村当时有80多户近500人，在西藏算是较大的村子，有小卖部和乡村茶馆。在村后山坡的几个固定地方，有江对岸传输过来的手机信号，我们要跟外界联系，需要上山举着老式手机找合适的位置，戏称“您呼叫的用户正在爬山……”

这一干就是一年多的时间。对一个偏远的、不属于自己的村庄，从不熟悉到熟悉；对藏东农村的了解，从肤浅到比较深入；对西藏农牧民的感情，从模糊到亲近。我在这里亲身经历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，在感情上已经把叶巴当作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。因为负责单位的驻村工作，我在拉萨和叶巴之间不断往来，后来叶巴村和



怒江边其他地质条件不适合人居的村子一起，整体搬迁到了县城边上的西巴安置点，一晃十多年过去了。十多年间，每一次往返，我都有很深的感触。也有村民时不时来拉萨寻医问药，探亲访友，带来村子里最新的消息：谁家盖新房子了，谁家小子娶媳妇了……十多年来，叶巴村像一个闯入我生活的不速之客，更确切地说，我像闯入叶巴村的一个不速之客，不断影响着彼此的生活。遥远地方的那个村庄，是我的牵挂。

十多年里，也有一些熟悉的老朋友，在风雨飘摇中离我们远去，这其中就有哈哈乡长。哈哈乡长的本名叫次仁顿珠，叶巴人发音快，叫成了次顿珠。他在西藏撤区并乡之前，曾经担任过林卡乡和然乌乡的聘用乡长。哈哈乡长算是老资格的乡村干部了，叫他哈哈乡长，是因为他整天嘻嘻哈哈，在县里乡里人缘很好，次顿珠这个本名没多少人知道，哈哈乡长的名头倒是响亮得很。

记得刚进村的那天晚上，我们由乡干部带着去村医生群培家借宿，有一个会一些汉语的村干部，一直拉着我们的手，不断地说“谢谢啦”，他就是哈哈乡长。当时我觉得奇怪，什么都还没做呢，谢谢呢？后来熟悉了才知道，在他的语言系统里，这是多多拜托的意思。

哈哈乡长懂点汉语，对村里的情况又很熟悉，对我们最初的工作帮助很大。在建立户籍档案时，有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家里种了几棵树，孩子是哪年生的，他全都知晓。因为见过世面，他家田

地的出产比别人家的都丰富，韭菜呀、莴笋呀，县城里时兴的蔬菜他都种，核桃树、苹果树也伺弄得很好。别看全家就他这么一个劳动力，地里的活还真不含糊。村子里的家庭大多把小孩送到离家不太远的东坝小学念书，而他把三个孙子孙女都送到了县小学，在培养下一代的问题上，一点也不计较成本。

哈哈乡长腿不好，走起路来左右摇摆，那是人民公社时期修建水渠时受的伤，但这一点不妨碍他四处走动。他尤其喜欢到县里，县里老一点的职工大多认识他，有点如鱼得水的意思。他跟乡也很熟，村里要领的许多款项，多是他领下来。有一次，乡里给每户发护林补贴，大约有十七八万吧，他主动请缨去取。从村到乡所在地，过去步行或骑马得三天左右，公路修通了，骑摩托车去，只要三四个小时。公路碎石、泥泞路段都不少，冬天积雪的时候更加难行，危险系数还是很大的，但哈哈乡长不顾这些，能出去跑跑，他十分乐意。这一去就是许多天，邻近的村庄都把钱发到大家手里了，于是有人开始犯嘀咕，说是不是拿去打牌或者喝多了酒弄丢了云云。又过了几天，他摇摇摆摆嘻嘻哈哈地出现在村里，说在县上碰见了老朋友，一时半会儿脱不了身，还拿出老朋友们送的好烟好酒显摆。第二天，几个村委召集大家在村委会院里发钱，每家几千几百不等，热闹非凡，仿佛过年，发完之后钱数不多了，真是让人佩服。他却跟没事人似的，依旧

嘻嘻哈哈如故。

春天来了，他第一个给工作队送来韭菜。春天里的头一茬韭菜，用腊肉包包子，那个香，别提了，现在一想还满嘴生津。随着季节的变化，我们吃到了他家地里的小白菜、辣椒、西葫芦、莴笋等等，他家的菜地成了工作队的生活基地。当然不能白吃，我们也报之以罐头，也常常请他来吃饭，顺便了解更多的风土民情。因为有工作经历，哈哈乡长身上少了些陈规，村里过年杀猪会请他来，乡里的干部来村里，会一起到怒江去钓鱼，听说还打过岩羊。在他身上没有那么多禁忌，喝酒吃肉，十分开心。

他成了工作队与村里十分重要的纽带。

去年春天，村小学破土动工了，承建方是四川的老板，带的工人都是内地的农民工，与村里完全无法交流。好在有个哈哈乡长，可以安排工地上要购买的沙石木料；村里每家每户轮流做小工，与老板就工钱料钱讨价还价，没有他简直不行。他从早到晚基本都泡在工地上，建筑队与村民之间便没有那些纠纷扯皮，双方都很高兴。

哈哈乡长在村里当村委，每天侍弄完自己的庄稼，就跑前跑后忙乎村里的事情，从没见过他嫌过什么。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学校的工地上，早上给大家派活，下午给混凝土浇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看着他拉着水管在工地上蹒跚的身影，我想，叶巴村还真是缺他不得。

哈哈乡长2017年5月去世，去世之前我们还见过几面。现在他那个曾经在县里读书的孙子格顿央平成了户主，跟他一起读书的两个妹妹也都各自成家，在县城打工。他们的生活中心已经迁移到了县城里。

记得我初到驻村点，除了一些基础工作，就只能帮助村民吆喝卖核桃、花椒、辣椒，因环境和格局所限，没能为他们寻找到一条告别大山、脱贫致富的新道路。现如今，叶巴村让我时刻挂念的乡亲们，过上了“两不愁三保障”的生活，已经彻底跟几年前的日子告别了。面临全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，他们许多人还有些不适应，但家里的老人不会再因缺医少药而饱受病痛折磨，孩子们也不会再为上学而小离家。新生活的美好画卷正在叶巴徐徐展开。



我的家乡在武陵山深处，是一个苗族、土家族、汉族聚居的山寨。家乡有两个名字，一个苗语名，一个汉语名。苗语名曰扁齐，苗文记作blead nqib。汉语名曰“张匹马”，源于寨子左侧有酷似骏马的大石头而得名。石马不是一匹，而是一群，就在大石马身后的斜坡下，它们是一匹紧跟一匹，以奔跑的姿势向寨子奔来。清康熙年间改土归流，清政府在这里设立营汛建制，就起名张匹马汛。几经时代变迁，花开花落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变，唯张匹马之名一直沿用至今。

寨子分上下两个部分，下面寨子靠河，苗语称秀扁齐（hangd bleed nqib），即下扁齐；上面寨子靠坡，苗语称左扁齐（nzhot bleed nqib），即上扁齐。扁齐，翻译为汉语是“逃光”之意。每当我用苗语轻轻呼唤一声“扁齐”，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族群扶老携幼、在喊杀声中奔走呼号着穿过刀光剑影和熊熊烈焰四处逃生的幻象。其实这不是幻象，是发生在我家事的真实事情。听老班人说，明朝年间发生过一场战乱，族人们猝不及防，寨子被烧光，族人们逃光，扁齐之名也因此而得名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传说。时光荏苒，岁月流转。所有的传说与过往，都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。

## 二

2012年夏天的一个周末，我和小弟约好一起回老家张匹马看望父母。走进家门时，只有父亲、母亲和侄子应杰在家。两个老人已近80高龄，都没有闲着，父亲在堂屋劈柴，母亲在厢房筛选新打的绿豆。母亲说，她晓得我要回来，一大早就起来筛选绿豆，把那些圆润饱满的留给我，让我带回去煮绿豆汤。母亲说，夏天了，绿豆汤解暑。我说超市里有卖的，用不着这么大老远的带回去，母亲说超市卖的都是陈年老绿豆，哪有她自己从地里打的新鲜好吃？而父亲说，他买回来一头架子猪，现在开始催膘，过年时正好杀年猪吃。

小侄子应杰才上小学三年级，正一个人坐在大门边，望着门外的竹林，支棱着两只耳朵，聚精会神地听着什么。我问他：“应杰，你在干吗呢？”他说：“姑姑，我在听鸟语说话呀！”

此刻，寨子四周的树林里，各种鸟儿叫得正欢。我惊奇地说：“哎呀，你还听得懂鸟语呀？鸟儿们在说什么呢？”应杰说：“春天来了，要种苞谷了，苞谷雀就站在香椿树上说，‘苞谷、苞谷，快种苞谷！苞谷、苞谷，快种快种！’躲在刺梨树蓬蓬里说话的是清明鸟，它说‘清明——酒醉！腊肉——有味！’还有狗饿鸟，它只晓得玩，玩累了就喊‘阿妈，我饿！阿妈，我饿！’最馋嘴的是阿乌苟，它起迟了，喜鹊鸟和清明鸟把好东西都吃完，只剩下汤了，阿乌苟说，‘唉！唔哩唔哩嘴嘛服！（苗语：汤汤水水将就着喝）’”

这时竹林里传来竹鸡清亮的叫唤：“天作怪！天作怪！”应杰歪着头听了一会，归归是懒鸟，它自己不做窝、不孵崽，把蛋生在竹鸡窝里。竹鸡回家看见窝里多了一只蛋，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就说“天作怪！天作怪！”我忍不住笑了，对应杰说：“是那些小鸟馋嘴，还是你馋嘴呀？哪只雀儿说话都离不开一个吃。”应杰不好意思地勾头笑，说阿婆就是这样告诉他的。我回头问母亲，母亲说：“唉，以前穷啊，吃不饱饭，人喊饿，雀儿也喊饿。现在好啦，吃不愁穿不愁，那些雀儿话嘛，要改要改。”我就打趣侄子说：“应杰，下次回来，姑姑要听你讲不喊饿的鸟语故事哦！”应杰望着我直点头。

## 三

离开老家后，我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。2014年，我到十八洞村、腊尔山、吕洞山各地采访，为一部反映湘西扶贫的报告文学作品搜集素材。历经两年多时间，终于完成创作并将其出版，还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，我从北京领奖回来，特意把奖杯带回去给父母看，并拿出部分奖金，包了两个大红包送给父母。父亲拿着红包，喜洋洋地说：“自古有句俗话说，‘只有鼎锅煮嘛嘛（方言，饭），哪有鼎锅煮文

章’，看我女儿，还真的用鼎锅煮文章哩。”

小弟是扶贫工作队员，组织派他到龙潭镇龙门村驻村扶贫。根据该村特点，他和几个队友一起，协助村里修路、办企业。龙门村脱贫后，他们又被派驻到另一个村子。小弟告诉我，他们新的驻点村叫聚福村，在深深的高岩峡谷里，因为下游修水库，聚福村即将被淹没，村子搬迁了，他们撤队了。现在的驻点村是雅西镇米沟村，这个村地处腊尔山台地，土质和气候条件适合种植油茶和烟叶。结合实际，他们指导村民开发荒坡六千多亩，种植了六千亩油茶苗全部存活，第三年就可挂果了。

而听得懂鸟语的应杰，四年级的时候就离开家，到更远的地方读书求学。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再到大学，10年时间刹那过去，如今的他已经是福建某沿海城市一所本科大学的大二学生。遗憾的是他学业太紧，路途又远，寒暑假都难得回老家一趟，我每次回张匹马，都没有碰见他。前年，我的父母以80多岁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个改换鸟语的约定，好像难以兑现了。

## 四

今年中秋节前，我又回了一趟张匹马老家，发现寨子变了许多。那些老旧的木房被重新修缮，透着岁月的古雅。很多新建的西式洋房拔地而起，琉璃瓦、玻璃窗，气派而美观。以前刺藤蓬蓬围绕的菜园，现在都是编织成花格子的竹篱笆，干净、漂亮、实用。每户人家的院墙，不仅改成红砖，砌出各种花样图案，还筑了花台，上面种满了花草，月季花、格桑花，玫红色、粉红色，黄色、白色，开得灿烂缤纷。要是在以前，一年苦到头苗的苗家人，根本无暇顾及这些，而现在，他们开始讲究生活的质量。

我在寨子里徜徉的时候，正巧在寨侧的大石马旁边遇见村支书绍平阿舅。问起寨子的变化时，他拍着石马的背脊说，我们张匹马呀，这些年就像眼前的大石马一样，前几年脱贫，这几年建设美丽乡村，都还不错，受到了县里州里的表彰，有好几拨记者来采访我们，又拍照又摄像，在报纸刊登专版宣传，夸奖张匹马“以奋蹄之势奔跑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，带出了一幅新时代的盛世图景”。

绍平阿舅是高中毕业生，当过民办教师，文化修养在村干部里算是顶呱呱的。他和我聊自己的设想，憧憬着张匹马美好的未来。我们正聊着的时候，竹林里传来竹鸡兴高采烈的叫唤：“天作怪！天作怪！”我有些厌烦地说，那竹鸡真聒噪，天天喊“天作怪，天作怪”，好烦人。绍平阿舅说，哈哈，你听错了哩，不是喊“天作怪”，它是喊“金不换”。它的竹窝窝好住得很，金窝银窝都不换！

听了绍平阿舅的解释，想起自己和侄子改换鸟语的约定，忽然眼前一亮。侄子虽然上大学去了，但绍平阿舅不是已经把竹鸡的话改换了嘛！

今日张匹马，风光宜人，是金子银子都换不到的好地方。



外婆家在离泸沽湖不远的木枝，在普米语里，“木枝”是“族人分迁”的意思。当年族人迁徙到这里，一部分去了永宁，一部分去了红桥，一部分去了翠玉，还有一小部分则由此去了东波甸。“东波甸”在普米语里是“物产丰富的地方”。小时候去外婆家，偶尔会遇到东波甸来的人，问东波甸有多远，他们指着遥远的群山说很远，还在那些山的背后。为了表明它是多么的远，他们还说了句民谣：“父亲的儿子什么地方都去过，就是没有去过东波甸。”

上中学那阵子，我们班有几个来自东波甸的同学，放假回去的时候，他们腰上都会带一把砍刀。砍刀装在木制的壳里，外面用兽皮包裹着，走动时会发出沉闷的怪响。一旦听到这种怪响，我们就知道东波甸的同学要回家了。问他们为何要带刀出行，他们回答说，回家没有路，经过的地方都是荆棘丛生，有时还会碰到熊、豹等猛兽，拿刀是为了开路，也是为了防身。

我没有想过此生能到东波甸，它是那么远，远在天边，远得只在古谣里飘摇。然而2015年，因参与脱贫攻坚工作，我终于走进了这个神秘的地方。

从丽江到东波甸，过去只能先到宁蒗县城，再绕道前往。阿海电站建成后，从玉龙雪山绕山而下，过金沙江上的阿海大桥去东波甸，就省了很长的路。去之前我给东波甸的老同学熊志红打了个电话，一路上他的电话不停追逐着我的行程。有些地方我知道，有些地方我就只能跟他形容，旁边有棵怎样的树或怎样的一块石头。开始时路面是柏油路，车速较快，到后来随着路面的变化，车速越来越慢，有些地方被泥石流破坏后，甚至没有了路，我们不得不下车检查，想办法找些石块、木头之类的垫在车轮下，再慢慢前行。老同学在电话里说，过了河就快到村子了，当时天已经很黑了。我摇下车窗，冷风飕飕，四周的群山更增添了夜的黢黑，似乎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在不停地向四周抛洒黑色汁液。狗的吠叫声，木屋里漏出的光，都让疲惫不堪的我们仿佛来到了一个神秘的世界。稍有不同的是，对我来说，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家园。

寻着老同学的电话导引，我们来到了他家。这是典型的普米人家，火塘上有铁三角，也叫锅庄，锅庄上方是名叫“宗巴拉”的祭祖敬神的神龛。屋子正中是一根中柱，中柱右边是高出地板一米左右、用木板搭建起来的“丹”，方言又叫“上火铺”，铺上了栽绒，是宾客的座位。我们一行人被请到上火铺，享受着当地人的热情礼遇。

看到羊肉在锅里沸腾翻滚，我知道老同学杀了羊。同行的人面面相觑，不停地看我。我知道他们的顾虑，就跟他们说，他是我老同学，不是建档立卡户，大家可以随意一点。我将自己带的礼物拿给老同学，叫他敬一下锅庄。等他履行完仪式，我说你没有听到我们肚子在叫吗？他大笑起来，连说赶紧开饭。只见几个年轻人各司其职，倒酒的倒酒，上菜的上菜，有的还不忘将松明火把添上几根……

第二天，一行人在鸟声里醒来，吃过早餐，让老同学引路，我们便开始了东波甸脱贫攻坚的精准识别工作。

应该说，到这时我才真切地看清了东波甸。它是个依山的美丽村庄，东面南面都是山，森林茂密，西面与丽江隔金沙江相望，北面也是一座大山，悬崖峭壁，植被比较稀疏。人们在上面凿出一条沟渠，通向另一个地方拉伯，这条渠被誉为小凉山的“红旗渠”。

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，随着入户调查的深入，我的心不住地发凉。入户第一家，是纳九此里家，一家三口人，儿子在昆明打工，因为一场意外事故，背上了10多万的贷款。开始时他有点不好意思，只是说出了点事，并不说是什么事。我们慢慢解开他的心结，才得知他儿子与人打架，把人打伤住院，赔了不少钱。

入户第二家，是熊建军家，只见院坝杂草丛生，正房大门紧锁，屋顶盖的黄木板有的已掉落在地，压在屋顶上的石头摇摇欲坠。院坝坎上有个二层木屋，被火烧过，黑乎乎的。我心想这家人去哪里了？等了好一会儿，只见一个穿着牛仔裤灰T恤、趿拉着拖鞋的小伙，从另外一户人家拿了几个塑料凳子过来。他把塑料凳子放在杂草丛中，请我们入座。我说这家人呢？他说自己就是。我问他多大啦？他说自己是属什么的，我知道是30多岁。他看向我的眼神是无精打采的，我从他眼里看到的只有迷茫，甚至觉得他的眼睛只是一种摆设。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怎么会这样？老同学告诉我，他有个兄弟，不知何故把院坝坎上的屋子烧了，自己在锁着的木屋里自杀。虽然火被扑灭了，但人没有救活，之后他母亲就被姐姐家接走了。

入户第三家，是熊学文家。他的母亲已经87岁了，双目失明，他为了照顾母亲而无法外出……

通过几天的走访，我们发现东波甸村39户人家中，有18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。我没有想到，这个村庄美丽的外表下，隐藏着这样的贫困。贫困背后的故事千差万别，各有各的不幸。

接下来，我们根据国家政策和不同情况，从产业帮扶、就业扶贫、住房安全、基本医疗保障、人居环境提升、金融扶持、兜底保障、义务教育保障等方面入手，制定了一户一策的帮扶措施并将其付诸实施。

冬去春来，几年时间里，我同单位派驻的驻村工作队员吉克木呷、夏云发和结对帮扶的同事们，不知多少次走进东波甸。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，到了2020年，四米宽的硬化公路通了，电灯代替了松明火把，在那些核桃树、梨子树、苹果树、花椒树中间，一家家砖混结构的安居房建起来了。村民们时不时聊起电视里的国际话题，就像聊隔壁家的事。稳定的收入增长，让很多人家有了汽车梦。村子与相邻的光明村共建了幼儿园，有了两个老师。熊建军、纳九此里里都被聘用为生态护林员。熊建军家杂草丛生的院坝已打上了水泥地皮，木屋都拆掉了，他在安居房里不时掏出手机，打给山上放牧的人，告诫他们不要抽烟。从声音听得出来，他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和希望。一次，纳九此里对我说，如果不是儿子打了人，他就不会赔钱、不会贷款，也就不会贫困，也就不会成为建档立卡户。因为贫困，自己享受了国家的扶持政策，日子是好过了，但想到这一切都是儿子那一拳头换来的，心里不是滋味呢。我说这就对了，说明你是有自尊心的人，也是有思想的人，更要珍惜现在的一切，更要懂得感恩。他不住地点头。熊学文的母亲已纳入低保，每次我去看她老人家，她都会用手摸摸我的脸，说些祝福的话……

我曾用小叙事诗，真实记录东波甸的变迁，其中一首《真正的菩萨》是这样写的：“甲初尔千的儿子/昏迷多日/转院去省城治疗/花了十多万医疗费/让他感慨的是/孩子治愈出院时/作为建档立卡户/自己没有出什么钱/回到村里/他逢人便说/我们天天烧香拜佛/也过不上好日子/现在，共产党/让我们吃饱穿暖/有病了还给我们治/这不是菩萨是什么？”

东波甸只是遥远天边的一户小村庄，只是小凉山千万个村庄的一个缩影。然而透过这个村庄的变化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普米族整族脱贫的伟大历程。脱贫路上，一个民族也不掉队，是一个大国政党对世界的庄严承诺。为了普米族整族脱贫，三峡集团还承担了结对帮扶的任务。作为普米族诗人，能参与并见证这段辉煌历史，无疑是幸运的。

遥远的东波甸其实并不遥远，它就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。